

環保會議：欺騙性的共識

黃鳳祝

現代人正在十字路口處徘徊：唯有限制消費才能解決二氧化碳減排的問題，但是這個限制無疑會制約世界經濟的增長。這種兩難的處境，應該由誰來決斷？「環境獨裁制度」的引入和實施，無疑是對環境無政府主義的一種反動。

遏制全球氣候變暖，二氧化碳減排僅僅是一個量化的指標，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制約現代人的過度消費。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在哥本哈根舉行的全球氣候會議，共有七十多個國家的元首參加，可謂是空前的盛舉。配合這次會議，德國馬爾堡市的市政府通過了一項新的環境法案，要求該市所有房屋的屋頂必須安裝太陽能發電設備。這一「環境獨裁體制」

在德國引發了廣泛的討論，爭議的焦點在於政府是否應當強制公民完成環保指標。德國《時代周刊》認為這種強制性的措施違背市場經濟，是一種「中國式的環境計劃經濟的模式」。在現有條件下，民眾尚不具備削減個體能源消費和物質消費的自覺與自願，因此在

民主國家推行這種模式存在一定的困難。如果無法獲得多數民眾的支持，那麼各國政要在哥本哈根全球氣候會議上做出的承諾，只能是一種欺騙性的共識。

現代人被消費欲望綁縛

「環境獨裁體制」使人聯想到柏拉圖「哲王統治」的理念。在柏拉圖的「洞穴寓言」中，一群人從小被鎖鏈綁縛着，生活在陰暗的洞穴裏，每天看到的都是牆壁上的影子。一個偶然的機會，一個人掙脫鎖鏈，從洞穴中走出，看到了洞外真實的世界，由此對存在的真實性做出了與眾不同的判斷。但是洞穴中的人卻認為他的看法是歪理邪說，危害大眾，把他殺死了。這個被殺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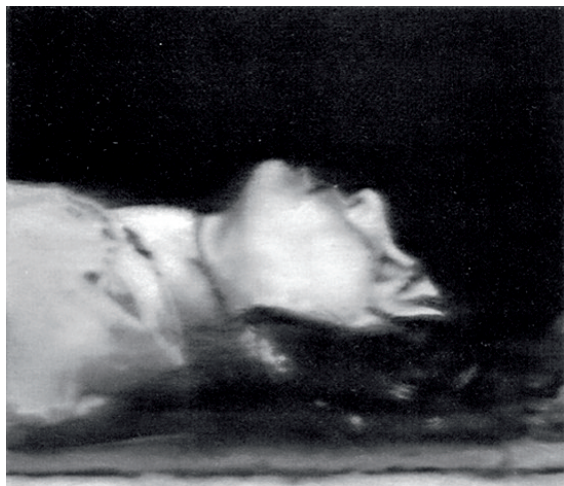
的人就是蘇格拉底，他因「毒害青年」和「不敬生靈」被雅典人判處死刑。

柏拉圖的「洞穴寓言」是對雅典式民主的批判，同樣適用於對現代消費社會的反思。現代人的生活，如同柏拉圖的「洞穴」生活，被綁縛在消費欲望的鎖鏈上。現代人感受到的真實世界是一種消費的真實，如同柏拉圖「洞穴」中牆壁上的影像。生活在當代美國社會中的人是在金融衍生產品、汽車品牌、軍火工業、華爾街、華納兄弟和比爾·蓋茨虛擬的世界中成長起來的。華爾街、華納兄弟和比爾·蓋茨給予美國大眾的是一種摹本，民眾把這種摹本當作唯一的真實，失去了區分真實世界和想像世界的 ability。

如何區分實在的現象和主體的想像？西方哲學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已有兩千多年的傳統。自柏拉圖提出「洞穴寓言」之後，有關「真實」的可見性與不可見性的問題，就成為哲學上真理探討的一個重要課題，由此引申出事物的可知性與不可知性、知識的可傳達性與不可傳達性的問題。

「模仿」蒙蔽大眾心靈

蘇格拉底說，畫家用視覺來蒙蔽心靈，詩人用聽覺來蒙蔽心靈。不同的詩人根據各自的主觀意識，利用語言和音律製作出不同的樣板，使人們對同一事物、個人或故事產生不同的看法。現代影像技術借助儀器重現事物。商業廣告和政治宣傳利用布景的設置、角度



里希特用朦朧化手法暈染照片的油畫作品《死者》(Tote)。(網上圖片)

的選取、剪輯和敘事的技巧，蒙蔽大眾的心靈，左右其消費行為。

蘇格拉底反對一切用以蒙蔽心靈的模仿。他認為模仿是一種遊戲，不可當真，因此城邦必須拒絕模仿，以免大眾的心靈受到蒙蔽。柏拉圖認為荷馬史詩蒙蔽了民眾的心靈，必須將其從理想的國度中驅逐出去。在現代社會生活中，蒙蔽心靈的活動在大眾傳媒中隨處可見。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，蒙蔽心靈的手法日新月異。模仿使大眾喪失了真實感，生活

在一個虛擬的世界中。現代人崇拜球星、歌星、影星、政治明星，模仿「英雄」的行為，喪失了擁有獨特性的自我。這是蘇格拉底反對模仿的一個重要原因。

蘇格拉底認為人的心靈擁有三種質素：欲望、激情和理智。欲望使人迷失，激情和理智是人「情理能力」的基礎。孟子認為「惻隱之心」是產生激情的理性根源，也是王道可能存在的理由，也就是梁漱溟所謂的「情理」。無節制的欲望使人失去自我。廣告和宣傳機利用個體的欲望與事實真相的不可知性，扭曲事實，控制人的心靈。人必須把虛擬的真實朦朧化，才能恰當地理解真實。德國當代藝術家里希特(Gerhard Richter)曾經創作

一系列有關一九七〇年代德國紅軍黨團恐怖分子的油畫作品。他用朦朧化的手法暈染媒體上刊登的照片，用繪畫彰顯洞穴理念，表達了事實的不可見性、不可知性和不可傳達性。他把事實懸掛起來，用笛卡兒研究真理的方式來處理媒體對現實資訊的傳播。

「哲王統治和」聖民統治」

對於柏拉圖來說，美與善是真的顯示。現象的美好，來自於「真實」。但是相對於每一個個體，真實的可見性各有不同，人的可知性也因此不同。只有透過現象直達真實，認識「真的整體」，即事物的普遍性，才能掌握事物善與美的全部。掌握事物部分的善與美，只是事物「善與美」的特殊部分。特殊性有一定的局限性，無法徹底解釋事物的各種現象，也就是說，事物的特殊現象無法代表真實。只有普遍性的理念，才能掌握事物的「真的理念」，概括世界的真實。

蘇格拉底的死亡，促使柏拉圖對雅典民主產生懷疑。經

過長期的反思，柏拉圖提出了有關「哲王」的理念。他認為，理想的國家應當由掌握智慧的人來統治，這種統治建立在道德原則之上。用「法律的統治」代替「哲王的統治」，只能是「王道」（哲王統治）無法實施時的替代品。

人對自然環境的破壞，如同人被謀殺後再也無法復活一樣，後果往往是無法挽回的。禁止殺人的法律，是否需要獲得多數人的同意才可以制訂？同樣，避免對環境造成毀滅性破壞的強制性措施，是否需要得到民眾的同意才可以制訂？相對於「聖民的統治」，「獨裁的哲王統治」顯然更為現實。現代人正在十字路口處徘徊：唯有限制消費才能解決二氧化碳減排的問題，但是這個限制無疑會制約世界經濟的增長。這種兩難的處境，應該由誰來決斷？「環境獨裁制度」的引入和實施，無疑是對環境無政府主義的一種反動。

（作者是上海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、歐洲詩學與文學研究所所長。）